

佃介眉

天
豐
集



佃介眉

天
是
集



廣東省潮州市群眾藝術館

亦是集 佃介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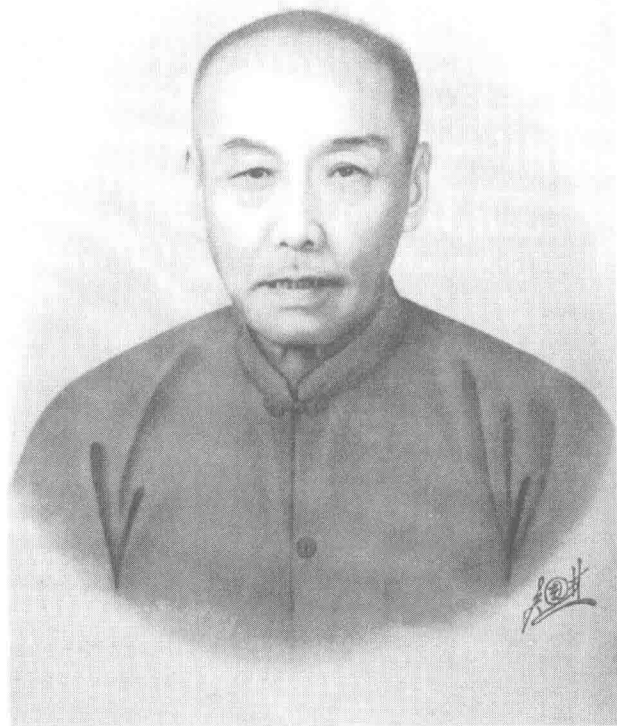
廣東省潮州市群眾藝術館出版
潮州市湘橋文星印刷廠印刷

潮出准字第 050 號

深川大學圖書館惠存

佃鏡東贈





佃介眉先生傳略

(一八八七至一九六九)

佃介眉先生，名頤，又名壽年，字介眉，號雁門退士、荻江居士，年青時自號眉生，晚年自號老眉，以字行。一八八七年（清光緒十三年）農曆丁亥年端午節誕生於潮州城一讀書人家。

介眉先生天性聰穎，勤學強記，從小酷愛詩書畫印，又深得家學。清末廢科舉，先生考取省立金山書院（潮州中學堂），為該校首屆畢業生。

先生畢生致力於書畫篆刻藝術及教學，馳箋握管，孜孜不倦，學弟遍布海內外。晚年於艱苦環境之中用筆尤勤，傳世書畫、篆刻、詩文作品甚多，藝術造詣很高，別具一格。作品為多家博物館、藝術中心及收藏家所珍藏。

天是集



余於丁亥始發言志之作命曰
亦是集不以人之深刻而生歧
意則似可名時有議者唯：寘
之

聽樂

清聲入耳何嘗聲惡氣吹來便不通

詩書以壽世
慧業傳潮鄉

王仲學先生題辭





性靈將聚於濟
 直中四方面渾厚華濟
 落大方先生高風漢學
 景仰

丁丑之夏王蘭若題



幽咽泉流冰下難

——讀佃介眉先生詩作斷想（代序）

曾楚楠

佃介眉先生是我潮一位卓有建樹的藝術家，其書畫、金石創作皆臻妙境，有口皆碑，而詩文亦有相當造詣，惜生前未刊專集行世，故詩名幾為藝名所掩。

筆者近日有幸獲睹先生晚年手訂《亦是集》等詩作，拜讀之後，感觸良多，因就管見所及，掇錄隨感數則。才識淺陋，難免瞎子摸象之譏，舛謬之處，尚祈賢達匡正。

言為心聲，詩以言志。

讀介眉先生之詩，如見其人，似見其志。

先生之為人，謙遜、平和、虛懷若谷，其詩作中，亦多處體現出這種謙虛坦蕩、從善如流的長者風度。《祭蘇子良》詩云：

先生之死我不惜，先生之直我獨憶。世人多詐黑者白，宜聞其言稱怪僻。我初交遊亦遭摘，久之乃知是匡益……

良藥多苦口，忠言必逆耳，乃人情之常，先生自不能外。『我初交遊亦遭摘』，那種『遭摘』的滋味當然不好受。難得的是能夠『久之乃知是匡益』，并坦誠地把這種微妙的心理轉變過程記錄下來，公諸世人。其它如《五述》篇：

三唐聽罷盡茫然，五逸言詩好比肩。無本無源強湊字，笑人『亦是』竟成篇。（《述詩》。自注：小詩名《亦是集》）

無文偏欲強為文，豈我箋披不見痕。聞說酒酣文思好，枯腸寧可不開尊？（《述文》）

先生在上詩中，竟說自己『無文偏欲強為文』、『無本無源強湊字』，這是不是矯情過飾，故作謙恭之態呢？

這里，我們無妨比照一些知名度甚高的藝術家：明明是以畫名世，却偏要自詡『吾詩第

一，書第二，畫第三』，把弱項捧成強項，這種作法，難免欺世盜名之嫌；而佘先生則敢於嚴格解剖自己，務實而不虛矜。因為，他自知在各種藝事中，詩文不及書畫、金石，因此，體現在《自述》詩中的自我評價，就給人以真摯實在的感覺。

沖淡、隨和，並不意味着不分是非，放棄原則。徐悲鴻先生說：『人不可有傲氣，但不可無傲骨。』傲骨者，氣節之謂也。在這方面，佘先生毫不含糊，他在《菊知禮》中明確宣稱：

遇強不避弱，遇弱竟忘強……節不嚴霜改，禮豈俗士將？扶風寧可棄，勵志更須張！

在《不倚·其二》中說：

萬籬不識老松枝，縱是千尋眼底卑。小草尚知存傲性，奈何矯矯竟忘之？

正因為先生具有『節不嚴霜改』的傲骨，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才有『遇強不避弱』的鮮明立場。明乎此，更能深切地體味到先生當年拒為漢奸作畫的意蘊，並對他的名作《佢儂竹》有更進一步的理解。

為人如此，為藝亦然。藝術貴在創新，貴在自存面目。藝術家對自己所鍾愛的事業，應

該有獨立的見解、執著的要求，切忌人云亦云、逐浪隨波。對此，佃先生的詩作中有更多的表述。如：

日久蘭亭不可聞，多君秀筆寫斯文。世間人貌無相類，風格何須似右軍？（《少能寫〈蘭亭序〉》）

寫松每欲高於雲，謾謾清聲天耳聞。時有雅人舟不繫，好風寧可負情殷？（《寫松》）

只為側筆喜人心，可笑隨風入俗深。須知心正筆方正，倪迂豈許立言今？（《側筆山水》）

千山足下見，萬類眼中馳。不到齊雲處，何能同我知？（《登高歌》）

上引諸詩，是先生在藝事生涯中孜孜以求、自信自勵的寫照。它與另一類型詩作如《學書不成邊款》中所說的『不成成所利，愧我無是志。三十學行書，二十學篆隸。見許或有人，能無嗤以鼻？松風入硯聲，孤負晴窗翠。紙墨本無辜，為何偏常試』的謙遜態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，表面看來似乎是鑿枘不合，實質上它是相輔相成地構成矛盾的兩個方面，即古人所謂的『外圓內方』。外能圓，故能寬以待人，淡泊自甘，與外界保持廣泛聯繫並從中汲取眾家所長；內能方，才能嚴以律己，意念堅定，不隨世俗浮沉，保持獨立的人格和藝術風格。

從這個角度切入，然後去讀佃先生其人其詩，亦許能夠得到更貼切的體會。

二

佃先生的詩作，具有多樣的風格。

先生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人，諳熟典故，且生於清季，不能不受到『同光體』詩風的薰陶影響。因此，披閱其《亦是集》，『學人之詩』隨處可見。如《饒鈍庵得米仲昭英石硯山為賦二十韵》：

有石狀如屏，谿壩容何物……玲瓏透月光，好似饒龍齧……第五品諸銘，嘉名還自屹。十三石名齋，非此未清絕……

如果不借助大部頭的辭書，要讀懂它誠非易事！《和饒鈍庵自題尊園移家入新宅韵五章》（每章十二韵，凡六十韵、一百二十句）、《自霖居士版依圖》、《史園翁小照》、《朱輔卿攝影》等以及為數衆多的悼亡、祝壽詩，亦多堆砌典故，令一般讀者望而生畏。

最有代表性的學人之詩，大概要算十六韵、卅二句的《題〈燈虎辨類〉》：

隱書見自漢藝文，臚篇十八不可聞。有鳥於阜龍無尾，謫譬最古以斯存。麥鉤庚癸為嗣輯，盛相驅扇何紛紜。嘲隱魏代化為謎，北海離合體始分……

全篇幾乎句句用典，簡直就是『謎語源流沿革考』的學術論文！

學人之詩當然并非全無價值，但從文學鑒賞的角度去衡量，由於它詰屈聱牙，沒有多少可讀性、形象性可言，因此必然是流傳不廣，成為只能藏之名山的『陽春白雪』。

佃先生的學人詩，絕大部分是屬於文人圈中的酬酢之作，而且總體數量不多。所以，它們只是佃詩中的一個支流、一種特殊風格。在更多場合中，他同樣是運用興、比的傳統形式，用形象的詩歌語言去敘寫、咏嘆生活。并因人、因事而施加各種不同的表現手法，使詩作充滿生活情趣，甚至帶有濃烈的諧謔色彩。如《度歲》云：

兒童度歲爭何事，家里飽嚙市好客。人不笑我我自笑，老來亦欲與人同。

以通俗的語言寫老少兩代盼望過年的心態，隱含滄桑之感又不失童真。而讀《寄戲不鬚步韵奉答》，則能令人忍俊不禁：

嘗聞物賤可摧殘，看來又非九子母；又聞年老髯應長，一根不存我首倡。倘有少婦蹣蹣來，玉顏無傷何須走？不隨人意快何多，若說取媚膽豈小於斗！君家王母喜睂毛，亦應呵呵笑開口。（自

注：王母，來詩指拙內，故以應之）

又如《貧書》一詩：『腹尚津津，書貧未貧。但無所用，目矇且眠。』用近似順口溜的語氣來抒發苦澀的情感，在談諧的外衣下，我們看到的却是一種形象逼真的『苦惱人的笑』。

至於蘊藉、清新，或雍容典雅、堂堂正正的詩作，在先生遺集中更是比比皆是。如：
游鱗潑潑聽漁歌，快意溪山入醉哦。莫笑幾竿成小筏，勝人端在此中多。（《潮州八咏·西湖漁筏》）
千山松木盡常姿，誰識如龍天矯奇？何日風雷騰海外，不甘身受小山羈。（《潮州八咏·金山古松》）
這些，似可認為是先生詩作中的正格和主流。限於篇幅，恕不臚列。

三

讀佃先生的詩作，有一股濃烈的贊誦家鄉的激情撲面而來！

由於諸多條件的制約，先生能『讀萬卷書』，却未能『行萬里路』，無緣歷覽祖國的名山大川，這給他留下了終生的遺憾。對此，他非無自知之明，在《文物展覽》一詩中，他曾坦率地承認自己的不足：『我目小如豆，萬有哪得知？』但雖然如此，在認識、評價家鄉風物方面，佃先生仍有自己獨特的、精辟的見解。他說：

好遠人情天下同，鄉邦勝迹能忘衷？不知近處何能遠？莫笑區區未可風。（《八景題嵩》）

湖山可景者八，不以異地山川掩鄉邦之勝，伸毫留照，可丕不問也！（《湖山八景序》）

針對『本地薑不辣』、『牆內花開牆外香』的世俗觀念，佘先生提出了『不知近處何能遠』、『不以異地山川而掩鄉邦之勝』的看法，這是很具有見地的觀點。愛國者必愛鄉，愛鄉是愛國的基础。對鄉邦風物，不敝帚自珍，亦不妄自菲薄，既知近，又知遠，以這樣的態度去對待局部與全局、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關繫，才是明智之舉。

基於此，佘先生『伸毫留照』，圖寫了湖山八景，并以清麗的詩筆，予以歌咏，寫出了一組組情景交融的絕句，如前引之《金山古松》、《西湖漁筏》等。而其中的《湖山八景·南巖》允稱扛鼎之作：

遠去塵寰結綠隈，清聲惟有鳥飛回。烟霞若在雲峰外，萬里溪山放眼來。

正因為先生對鄉邦懷有濃烈的赤子熾情，因而對那些只知遠、不知近，不懂裝懂，隨意貶抑家鄉風物的人和事，深惡痛絕。潮州開元寺殿前石欄刻有『佛日增輝法輪常轉，皇風永扇帝道遐昌』十六個大字，這是珍貴的歷史文物，字大如斗，形神蒼古，具有極高的書藝價值。當時却有不少地方人士以『板滯』、『拘謹』多方非議之。為此，先生特撰《殿闌大字》

詩以舒懷抱：

二爨訪碑炙口良，殿闌大字何人章？豈非常眼未經見，縱得好評我獨傷。自注：清宣統二年南京我國第一次展覽，得有『二爨風度』評語，人尚以板刻非之，可不傷哉！

按：二爨指兩晉期間的《爨龍顏碑》和《爨寶子碑》，字在隸楷之間，論者推為六朝碑版之冠。

本地風光，自家珍寶，却要仰仗外界的點評，這已足令人感慨繫之了；而在有了定論之後，還不敢相信、不以為然，這種十足的地方虛無主義態度，又怎能不使人『可不傷哉？』

佃先生熱愛鄉邦文物的摯情，溢於言表！

四

佃先生的人生之旅，雖然沒有大起大落、蕩氣回腸的傳奇色彩，但亦不是布滿陽光的康莊大道。特別是他的後半生，始終被籠罩在『唯成份論』的陰影之下，無論是在物質還是精神生活中，都遇到了種種難言的困擾，背上沉重的包袱。

詩歌是生活的反映。盡管在特殊的年代，無法暢所欲言，先生還是字酌句斟地把各種感受形諸詩行，給我們留下了一大批淒清、委婉、飽含着滄桑之感而又最具鑒賞價值的詩作。